

于斌樞機傳 (三)

張興唐

(三) 本格的傳教事業

1. 開展公進會 于樞機的傳教事業，要

從回國就任中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後開始的。

「我願意為中國整個教會服務。」

這是樞機向教宗庇護十一世 (Pius XI) 說出來的志願。在他離開羅馬時，在盛大的歡送會上，他曾表示「希望中國籍神職人員返國時，多合作，以光揚聖教。」他返國工作的重心，只在「光揚聖教」了。

他對如何開展公進會，以擴大天主教的教勢，他曾先由華北着手。他成立華北公進會暑期訓練班。聘請教內聞人主講。暑期班結束後，就根據「公教進行會組織大綱」，分為男子、婦女、男青、女青、學術研究（後改光啓學會）等五個部門活動。並發行「新北辰雜誌」，公進會就有聲有色的開始了它的工作。

當時樞機以總監督的名義，到全國各教區視察，就便促成各區分會的成立。公進會的事業，在樞機的領導下，會勢的發展，一日千里。就在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）的九月八日，在上海召開全國第一次公進代表大會。到會的主教、司鐸

、分會代表等，竟有一千人左右，這是天主教傳佈到中國後，第一次有如此規模的空前大會。受到國民政府的異常重視。公進會的發展乃由華北而發展到華中和華南，天主教的聲勢，越來越大。

2. 南京教區的傳教 天主教自明清之際

，到清初的禁絕，由盛極而衰，一迄清末民初，又受到列強的利用，天主教幾已無力再起，已如前述。但是樞機受任為南京教區主教以後，他看到天主教在中國的劣勢，但他並不氣餒，他以公進會全國代表大會的聲勢作基礎，他首先和政府要人、社會名流交往，以他的氣宇軒昂，言中有力，很快的受到大家的贊揚，加以先總統 蔣公（當時是委員長）對他的賞識，南京主教府，一時車水馬龍，多少人均以能和樞機接交或一瞻手采為榮。

樞機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中國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中，首先提出要發起為 蔣委員長獻機祝壽，受到全體代表的熱烈贊成。所以樞機在抗戰開始後，無論獻機捐款，都走在前頭。由首都而省而縣，樞機到處受到歡迎，也就是天主教到處

受到歡迎。由二十二年十一月于樞機返國，到抗戰軍興的二十六年七月，時間不過三年半，但是天主教的傳教事業，頓改舊觀。可以說自「禮儀問題」發生以來，三百年間，無此盛況。這個力量真不小，等於「回天返日」。有人說：「于樞機是利瑪竇第二。」實際利瑪竇是外國人，活動的範圍，也不過只是燕京一隅，他的成就，如何能望樞機的項背於萬一呢！

3. 抗戰以後的傳教 日本投降，樞機適

在羅馬，乃和我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共商政教合作大計，還都後，飛返南京，重整教務。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他飛返瀋陽，以家鄉陷匪，未能返家晉謁久別的祖母。實際自抗戰軍興，樞機作國民外交，常是風塵僕僕；他訪問前線，不怕艱險，他參加救濟工作，發動海內外大規模捐募……可以說抗戰救國的大業，他幾乎是無「役」不從！好像他成了政府的要員、大員，沒有太多的時間，用在傳教事業上；但是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，樞機這樣為國為民，有目共觀，感動了大眾，他不求大家，大家又怎能不幫他發展傳教事業呢！我認為他這樣作，一方面是愛國救世的天

性表現，一方面是一位「無言傳教」者，正如白樂天琵琶行的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了。

不過如果說樞機的傳教是「無為而治」，也不完全合式；因為他有卓越的領導力量，他又有縝密的組織才能，他一舉手、一投足，均能發生很大的力量；譬如他把許多知識份子的教友，過去不願表露天主教徒身份的人，都把它們找出來，納入公教進行會的組織裡，自然教勢擴大了，組織嚴密了。

樞機的傳教也非常注意宣傳，在周長耀先生的一篇文章中，曾這樣寫：

「他（指樞機，筆者註）的偉大工作是首先把耶穌聖名，從教堂的四壁裡，『解放』出來，傳到中國社會上每一個角落去。」

樞機在任公進會總監督時，他說：

「許多人對傳教漠不關心，並且不瞭解自己已有傳教的義務。所以公進會第一步工作，是要先喚起人們對傳教的注意。……我們還須注意傳教方法，不可依據死規矩，要觀察當地的人情、風俗、社會環境，加以思考，再把組織大綱上指示的方法，變通運用。」

他又曾提出一個口號，就是「無所不在的傳教」，這也就是他的「無言的傳教」。由於此一口號，他又辦教育、辦傳播事業、報紙、雜誌、廣播電台，無所不辦；但這些都是傳教。所以他的傳教是無形中，有步驟、有方法、有口號，最後獲致空前的成功。

此外尚有樞機一項傳教事業發展的高峯。那是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秋天的事情；南京教區的金壇縣，為了紀念于契玄公的五百週年，曾邀樞機以同宗之雅，參加一項盛大的慶祝，結果，由於他發表了一次動人的演講，金壇縣全縣的民眾，都受洗作了天主教徒，這至少在亞洲是罕見的。

三、教育事業

幾十年來，教育事業也是樞機的偉大事業之一，也是收效最宏的一項。他在傳大獲得神學博士後，即留校為新來的中國修士講授中國文學，這是他一生教育事業的開始。同時因為他精通各國語言，傳大派他兼任大學的圖書館館長。這與教育也有關。

(一) 公教教育

首先說一說樞機對公教教育的整頓。他對公教教育有着崇高的理想；他在抗戰勝利後，在上海召開公教教育會議的彌撒中講道說：

「教育家的使命，是栽培完人。我們聖教會不只要使每一個學生，都做一個完人，而且要使每一個學生都成為耶穌基督的化身。孟子說：『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化之之謂神。』教會辦學校，要使學生大而化之，造到聖賢境界還不够，應當再進一步，使他神化。……」

他整頓公教教育的目標，可以說很高。公教教育的素質，也由此大為提高。

樞機在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兼任全國

公教學校視察主任時，他到各處視察公教學校，給他們解決困難，並協助他們立案；後來全國一百多所的公教中學，差不多都聘他作董事長。同時他也受聘為輔仁大學董事和倫理學教授。

(二) 保送留學生出國

樞機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，他培植人才，送往美歐留學。他到處找獎學金，無論是美國或是歐洲。幾十年來送出去的留學生，也有五六千人。僅美國就有四千多人，這是因為樞機認為二十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，而太平洋世紀的重心在美國。這些留學生中，有多半均為非天主教徒，可見樞機造就人才是為國家、為民族，是大公無私的。這些留學生目前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均已有了好的成就。樞機的理想，要在戰後，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，一定要有各種人才，而這些人才，一定要有良好的品德和堅定的信心。在大陸淪陷後，有一段期間樞機受到匪共和左傾份子的譏言，而受到教廷對他行動的限制；但他却在這一段時間，為留美的留學生服務，領導他們，照顧他們，當時的樞機，成了中國留學生的媒姆，也是戶長，把他黑暗時期，變成了光明的希望。

(三) 直接辦學

樞機由羅馬返國後，也曾直接創辦了十幾所公教中小學。在抗戰末期，樞機在華盛頓創辦了中國文化學院，這和張曉峯先生所創辦的中國文化學院，恰好是同名。不過英文名子，樞機的是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，曉峯先生的是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有些不同而已。樞機

的中國文化學院是一所文化研究機構，兩者在性質上也有異。樞機自任會長，由美國衆議院議長麥克邁担任名譽會長。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遷到紐約，又和中華公所合作，在紐約華埠共同創辦了「中華文化中心」。

抗戰勝利後，樞機曾在南京創辦「鳴遠新聞專科學校」，並受聘為北平輔仁大學董事，其他大、中學校聘他作董事長和董事的也不少。民國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），創立自由太平洋語言學院，目的在造就語文人才，以融合太平洋區的各國之間的友誼。

樞機直接辦學的最大成就，應該是輔仁大學的復校，這也是樞機辦學的高潮。經過他很久的縝密籌劃，在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）六月二十一日首先請得教宗的輔大復校同意，並由教廷給予十萬美金的開辦費；其次是我國教育部的批准，當時教部高教司司長羅雲平，曾幫了很大的忙，又獲得了美國庫與樞機的一百萬美金的募款，教廷也任命他為校長，排除萬難，幾經波折輔仁大學的復校，方才有了眉目。在校地的選擇上，也費了許多周章，終於許多外觀淡雅壯麗的三樓或四樓的建築，縱橫的矗立在迴龍附近的廣闊有三十甲的草地上，輔大宏偉的校舍，終於建設完成了。

翌年三月十九日，召開輔大在台復校後第一次的董事會，會中推田耕莘樞機為董事長。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九月二十日輔大增設第一個研究所——哲學研究所舉行開所典禮，由樞機親自主持。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）輔大舉行在台復校後

第一屆畢業典禮中，先總統 蔣公夫人宋美齡女士接受名譽董事長名義。同年七月廿四日，田樞機逝世，十二月十九日，輔大董事會改選，樞機推先總統 蔣公夫人為第二任董事長。多年來輔大的學生已經超過一萬人，由三院擴大為五院，無論在教授陣容、校舍建築、教學設備等各方面，輔仁大學都可以算是一所第一流的大學。

謝壽康先生說：

「于樞機在台灣恢復了輔仁大學，這是他對國家社會及宗教很多偉大功績之一。……」

我想這幾句話，應該是對樞機直接辦學的一個正確評價了。

本年七月十五日，樞機以年已屆高齡，向教廷及輔大董事會，懇辭校長職務，教廷慰留不可，仍以總監督（Grand Chancellor）相委。教廷駐華大使葛迪錫，在本年八月廿五日，於國父紀念館追思彌撒的誄詞中，以為樞機在生前，早已建立起他的偉大的紀念碑，這個紀念碑，就是輔仁大學的復校。更足以證明教廷對樞機在台恢復輔大的重視。

四、傳播事業

樞機相信宣揚天主教義或是救國建國，只憑口講是不够的。而且爲了溝通輿論，一定要有自己傳播網。抗戰軍興，由民國廿七年（一九三八）開始，他的全國傳播計劃，逐漸實現。首先他在大後方的陪都重慶和昆明，復刊益世報。勝利後，首先恢復益世報的北平和天津版。又在上

海、南京、西安等地，創辦了三家益世報，又在上海和南京設立了兩個通訊社，發送新聞送給全國各地日報採用，並在南京和上海先後創辦了兩所電台，均名為「益世電台」。並將散處在重慶、昆明、西安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地的益世報，組織了一個總公司。以促使益世報系報業的互助發展。

樞機所創辦的報紙、通訊社和電台，雖然是屬於天主教的傳播網；但是由於戰後共匪的叛國行徑，日益顯著，樞機的傳播網，主要的目的，却在於揭發共匪的罪惡，提醒國人注意，爲了造就並訓練更多的傳播人才，他又在南京創辦了一所新聞專科學校，我在前面已經提過。

樞機曾在上海，以廉價購得 XMTA 美軍的上海電台，可惜開播不久，受到蘇俄大使館的抗議，而遭到關閉。據說損失很大。

至於雜誌書刊方面，除在公進會總監督時期，曾發行「公教旬刊」等刊物外，在升任主教後，在南京創辦「文藻月刊」，抗戰時期，在重慶創刊「教友生活」，一直到目前仍在刊行。同時在美國創辦英文「中國月刊」，報導抗戰消息。樞機在美國各地的公開講演詞，集爲一書，名爲「東方眼」，主要強調①如果遠東問題被忽略，則不能有世界和平；②中國對世界人類實際的與潛在的貢獻。抗戰勝利後，在南京創辦「益世週刊」。在美國繼續擴建廣播和電視網，成立出版社，均發生很大的影響力。

在台灣，過去在樞機領導下，成立大眾傳播事業委員會，事業蒸蒸日上。北部有益世電台，

中部有中聲電台，光啓文教視聽節目服務中心，此一中心所製作的電視節目，曾經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。報紙類有「教友生活」、「善導週刊」等，其他尚有不少定期刊物。至於輔仁大學學院創辦的「輔仁學報」和文學院創辦的「人文學報」等，均為學術性的刊物，有其研究的深度，受到很高的評價。

五、政治上的貢獻

樞機在抗戰開始的前一年——即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晉升主教，在此期間，因為他為國宣勞，功績卓著，就在抗戰開始後一年——即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政府聘他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，這是他和政治發生正式聯繫的開始，也是他正式為民服務的開始。對教廷，對中華民國政府，他已有了雙重身份，足以實現他的建教救國的理想。

勝利還都，是在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五月，就在這一年受聘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。翌年，晉升為南京教區的總主教，他的政治抱負是將兩點戰後的主要建設項目，建議政府，他並願將天主教的精神和行動，參加其中；那就是：

- 「一、中國民主化，並須灌輸基督哲學於推動民主化的計劃之中，反對極權主義——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。二、實現中山先生的大同主義，是戰後中國的第二個理想。這是確保持久而正義的世界和平之唯一途徑。」

樞機並認為這項建議，實際符合教會的和平

教條；因為早在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教宗庇護十二世（Pius XII）所頒的聖誕文告中，即曾明白的提出建立國際秩序五原則，而以道德原則為基礎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一月，樞機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三月，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，並當選主席團主席。這兩項選舉，以及後來的歷屆主席團選舉主席，他是極少數不作競選活動而當選的國大代表和主席團主席之一。有時的被選，本人正在海外，可見他人望之高。這種情形，在許多民主先進的國家中，也是很少見的。

在制憲國大會議中，他曾將若干天主教的精神與理想，加在中國憲法之中；例如憲法第十三條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」的條文，當時有的代表，想要以法律對宗教自由酌加限制；但是他解釋「法律不能限制宗教的崇拜」，最後他的意見通過了。另外有關「國際關係」的一節，由他來草擬。他在國民大會裏的影響力是很大的，同時更有協調力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，籌劃光復大陸的各項計劃方案的擬訂，自然這也是他提供他的卓越意見和將天主教的精神和理想，加在未來收復大陸建設國家的各項方案計劃之中的好機會。

樞機晚年，受到各方的擁戴，在政治貢獻上的範圍，也越來越大，他也不辭勞瘁，均欣然接受，所以事務繁劇，這也許就是他較大家預期為早的年齡而逝世的主要原因。他在生前，除教會

方面的樞機主教等各項要職和國大代表、光復會副主任委員外，尚有憲政研討會常務委員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副會長、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董事、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委員、益世電台董事長、中國電視公司常務董事等，不能備舉。

本年三月二十一日，蔣經國先生以高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，五月二十日就職，樞機於東方雜誌，發表「憲政新紀元」一文，表示深慶政府領導得人，足以代表多數社會賢達的呼聲，極為各方所重視。

樞機之喪

樞機的健康，近五六年來，比較過去每年總要有一次病，可以說非常好。筆者因為代撰他為彭國棟兄所著「清史本紀」的序文，曾於本年八月一日下午五時攜稿約晤於其信德大廈寓所。和他一談就談到六時半，他談鋒甚健。絲毫沒有衰老的徵象，他曾談到將於翌日（二日）正式把輔大校長職務交出，從此「無官一身輕」，時間上、精神上都要清閒得多，希望筆者，可以常作他的座上客，當然他對他一手創立的輔仁大學，一旦真正離開，在神色間，不免有悵惘之感，接着他說他仍是輔大的 Grand Chancellor，也脫離不了干係。其次他想要創立一所「國際研究所」，想請許多國際知名之士幫助他。他以為我們的外交要有彈性，並且要深入的瞭解國際間的真實情況，俾作外交上的因應。同時他說他曾答應度輪法師，在美國加州 Talmaage 的法界大學（Dharma

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) 創辦一所「世界宗教學研究所」。這些都成了他生前最後未完成的計劃，不曉得旁人聽到過沒有？他又說他將於八月二十六日去美國，轉歐，再回到美國紐約主持雙十節的「自由中國日」，返國的時間，要在十一月初。不幸的是他預定出國之日，却恰好是他的靈柩返國之時，這真是「冥冥之中，有其數在」了。

他的出國日期，雖訂在八月廿六日，却因為教宗保祿六世(Paulus VI)在六日病逝，他的行期，就提前在九日下午啓程，送行的人不少，筆者很少到飛機場，過去也沒有送過樞機，那一天却看到了他的最後一面，握了最後一次手。這也應該說是緣份了，在他到了華航貴賓室後，接受台視記者周嘉川小姐的訪問，顯得有些喘氣不勻。當日送行的先到的有教廷駐華大使館代辦吉利友、羅光總主教、張寶樹祕書長、羅雲平校長和程德受祕書長，要搭機時，還有沈外長等多人。樞機已顯得白髮鬢然，不意竟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真是萬想不到。

樞機經美，十一日，抵達羅馬，受到使館及教廷的盛大迎接。當時他受不了長途飛行，稍有不適；但休息一兩天後，即告好轉。在參加十二日保祿六世隆重葬禮時，曾一度昏厥，但情況並不嚴重。以後每天上午下午的會議，都照常參加。十五日是義大利全國放假日。樞機在下榻的聖母聖心修女院中休息。中午曾和周大使通話，告訴周大使，他在閱讀公文。十六日上午於上車出席會議時，突感心臟不適。經人扶回修女院休息，

並召來教廷救護車和醫生施行急救，終因心臟衰竭而一瞑不視。

消息傳來，舉國哀痛。蔣總統電囑周大使書楷慰唁樞機家屬。先總統夫人也由紐約拍發總統府代轉的唁電，給台北總主教羅光。唁電中，贊揚樞機「無論代上帝行事，或對我國家，均竭誠心志及愛護」，對他的逝世，深表惋惜。但是夫人也深信「上帝之安排及意旨，非我儕血肉凡人，所能瞭解於萬一」。

十八日教廷在聖伯多祿教堂，為樞機舉行隆重的喪禮，九十四位樞機參加致禱，在羅馬天主教會的歷史上，從未有一名樞機主教的喪禮，有如此衆多的樞機參加過，這真是破天荒的哀榮。同時尚有十位主教，十六位大使，八位部長和一千五百多名中外弔唁者，這是一項罕見的擴大喪禮彌撒。

二十五日的中華民國的于樞機追思彌撒大典，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，特地由孟加拉來華主持。當日上午八時三十分，於國父紀念館舉行。蔣總統、謝副總統、嚴前總統、五院院長及各級政府首長、哥斯大黎加副總統艾文羅夫婦、各國駐華使節及天主教代表三千多人參加。

追思彌撒後，由方豪蒙席證道，以為樞機「死得其所」並尊崇「樞機的偉大精神，不僅獲得中國人由衷的景仰，而且也得到全世界人類無限的贊佩。」葛錫迪大使推崇樞機是一位傑出的教徒、宗教家及教育家，他的一生功績，令人懷念。

蔣總統及謝副總統，曾於追思彌撒結束後，

先後向樞機遺像獻花，行三鞠躬致祭，接着嚴前總統率治喪委員會各委員致祭，依次各機關團體公祭，備極哀榮。

二十六日晚十時半，樞機靈柩由華航專機運抵台北松山機場。曾舉行一項簡單而隆重的迎靈儀式，由嚴前總統主祭。總統派參軍長馮啓聰代為致祭。時間雖已至深夜，於機場外迎靈的天主教友和親友，却有萬千人之多。靈柩停放於主教座堂。二十七日開放，供教友和各界人士參禮致祭。當日前往致祭者，絡繹於途，形成罕見之人潮，具見樞機在國內人望之高。

二十八日上午八時半，首先由樞機家屬二十多人，舉行家祭。隨後進行殯葬彌撒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團長郭若石主持，教廷大使、代辦，以及以千計的教友和親友，均參加最後彌撒，樞機生前好友張曉峯(其昫)博士及趙立法委員自齊及筆者等多人亦均參加彌撒行列。彌撒畢，由嚴前總統率領的治喪委員會首先致祭，並由何應欽、張其昫、黃少谷、張寶樹四位覆旗官，為樞機靈柩覆蓋國旗，以表彰他生前為國為民的豐功偉績。十時靈柩扶上靈車啓行，由二十輛警車前導，數十位神父護送下，在五萬多名天主教徒、親友和學生的沿途含淚祈禱中，移靈輔仁大學的校園中。靈車抵輔大校門，以千計的教授學生，分列兩側，長龍由校門，一直排到文學院後的安厝墓地，厚厚的行列，長達半華里，一片哀愁，籠罩了整個的大學。

安厝儀式由新任輔大校長羅光主持，這位愛國愛人的偉大宗教領袖，從此長眠祖國的地下。

他的魁梧的身材，慈祥的笑容，宏朗的聲音，永久消逝在人間；但是他的功業，他的精神，將永垂不朽。

尾聲

樞機出生於東北寥素的農家，却以一人之力，挽救了天主教在中國三百年來的頹勢。以其不凡的儀表，卓越的才能和偉大的德行，周旋於國內外政要之間和學者之林，履跡所至，傾動中外。他歷經抗日、戡亂和建設台灣，均有卓越的貢獻，他反極權、反共產，均有實際行動，他與學育才，蔚為國用，他以世外之身，樽俎折衝於國際間，席不暇暖，並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他識見高遠，優入聖域。他的功在國家，實不在執政衰衰諸公之下。因此受到朝野和教廷的贊揚和倚重，夫豈偶然！

方豪蒙席在證道時，曾說樞機「死得其所」；我們也看到在羅馬、在台北、在輔大，他的死後哀榮，已到了至矣盡矣的地步；但是值茲國際局勢混淆，是非不明，公理不彰之秋，如果樞機能有期頤之壽，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救國救世的偉大影響，相信對自由祖國以及自由世界，都將有莫大的裨益和助力，是不難想像的。

我們知道樞機有死不瞑目的兩項事，一項是他創辦的康寧醫院，雖然有了土地；但是始終未能建築完成，以實現他的濟世活人的偉大志願；一項是他用多種文字印刷長達三頁的函件；準備在八月廿五日樞機主教會議前夕分發給全體樞機。而未得分發出去。函中警告說：

「共產主義是自由的最危險敵人，與共黨國家妥協，提供協助及道義支持等，只滿足一項基本現實，使世界共黨奴役暴政更具力量。」

函內又提示：

「共產主義本身，即是一種邪惡主義；利用暴亂、恐怖、毀壞和奴役種種手段，顯示其邪惡，所有國家的共產黨徒，都是基於相同的馬克斯思想結合，因此，他們共同的目的，即是赤化全世界。」

「共產主義的滲透和力量，已比以往更強大、更可怕；但我們不能失去希望。我促請諸位，向我們神聖的上帝和聖母祈禱；賜予我們力量和毅力，以揭露共產主義的

謬論，使深受共產獨裁奴役的二十億左右的人民，能重返自由。」

這封信的意思是斥共主義，呼籲拯救遭受赤禍的世界半數人民，潛意識是請樞機們能選出一位反共救世的教宗，但却成了樞機最後的遺囑。

我們想樞機雖然已經「遺世而獨往」，麒麟鳳凰，一鳴而六典作，一出而春秋成，固然是字內之所不常有；但是他的偉大的救國救世的精神，常和我們同在。我們要為苦難中的國家，繼續奮鬥下去！

樞機！安息了！永久的安息了！

六十七年九月恭撰於永和淪廬

※ ※ ※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二

華美心聲

傅岩教授著
定價台幣伍拾元

「華美心聲」一書，係立法委員、名教授傅岩女士精心傑作，她成功的、深入的研究了中美兩國的社會形態，家庭生活，青年問題及兒童保健等諸項目，作精闢獨到的評論，適合各階層人士研讀，要目有雪泥鴻爪晚晴天、美國政治社會鱗爪、美國社會與青年、美國式的婚嫁、美國人的家庭生活、美國兒童的教養、美國家庭的觀察、幫助女子成婚、沒有婦女立足之地嗎？談婦女運動、中國婦女政策與兒童保育、中國婦女總動員、中國婦女對反攻工作之準備、婦女的新生活與新道德、婦女人格訓練的重要、如何使兒童精神健康、兒童青春期所生問題之處理、兒童呼聲——女性天然優於男性、如何防止肥胖等佳作，篇篇精采。吳延環、賴景瑚序。定價台幣50元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誌雜誌。

照圖「傳機樞斌于」唐興張

(頁七〇一見文)

民國四十九年于斌樞機(右二)投票選舉總統時留影。左二為馬啓邦代表。



代表欽應何為二左。影留時件文讀閱神凝會大民國席出(左排前)機樞斌于。代表塘井余為左排三。表代祥永賈為左排二。